



事的了不忘

編社年少明開

事的不忘

編社年少明開

行印店書明開

忘 不 了 的 事

國民三十七年一月七月初版
國民三十七年七月三版

每冊定價國幣七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編者

開明少年社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序

開明少年社這一回徵文，出了個題目叫做「忘不了的事」。出題目有出得好與出得不好的分別。題目把人家的意思拘束住了，或者人家對這個題目根本沒有意思，因為你出了這個題目，不得不勉強找些意思來說說；那就是出得不好。雖然有這麼個題目在，人家仍舊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心思，不受什麼拘束，像自動的要寫一篇文字似的；這就出得好了。不是我們誇口，我們這一回的題目與前一回的題目「少年們的一天」都可以說是出得好的。

人的年紀無論大小，總有幾件「忘不了的事」牢記心頭。忘不了的不一定是大事，也許從旁人看起來是非常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印象特別深，感受特別強，就忘不了了。當然，人人認為大事的，如果我曾經參預其間，或曾經密切注意，也就忘不了。人有這麼一種脾氣，閒空時候獨自默想，喜歡把牢記心頭的事重溫一遍。如果與二三知己閒談，只要一有觸發，就會談起牢記心頭的事來，彷彿要與聽的人分享那事的歡快或哀愁，成功或失敗。因此我們想，「忘不了的事」該是人人能寫而且樂於寫的題目。材料是原有的，不需特地去找，而且是熟悉的，任何細微曲折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又因為獨自想過多少遍，與人談過多少回了，在想與談的當兒，必然做了一番組織的工夫。這就是說，哪些材料該取該去，哪些部分該重該輕，以及次序該怎麼排列，首尾該怎麼關顧，都已經過考慮，胸中有數。作文之前原該作這樣的考慮，現在既經考慮過，不是只要提起筆，寫就成嗎？

題目出了出去，到收稿截止期為止，一共收到來稿四百二十八篇。我們評閱這些文篇，大略有兩項標準。第一，那事件值得教人家知曉的，入選。在作者自己雖然「忘不了」，而在旁人看

起來似乎無甚意義的，不入選。第二，印象深，感受強，能把那「深」和「強」說出來的，入選。單說些空話，不能使人家感到那「深」和「強」的，不入選。評閱的結果選取了三十二篇，編成這本小冊子。這些文篇裏充滿了悲苦憤慨的情味。照理說來，作者們都還在少年時代，正該吐露歡快的聲音。是這個時代苦了少年們啊！

三十六年歲盡日，葉聖陶

目錄

我們還要回來的	潘 耀 (一)
第一次和鬼子作戰	徐慎之 (三)
老義的死	李維熊 (六)
家鄉的浩劫	葉蔚天 (八)
兩個傷兵的死	潘忠恕 (二)
家沒有了	邱素民 (一三)
過苗嶺	鄭哲民 (一五)
小販生涯	周永祥 (一七)
媽媽和她的母雞	李 迪 (二〇)
妹妹的眼睛	王允生 (二二)
小弟弟的誕生	王宇生 (二三)
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夜	汪之美 (二五)

平凡的死		嘉晨(二)
風雪中		龍鳳(二)
鑲刀的故事		傅廣霖(三)
借糧		耿烈(三)
姪女小莉的死		劉均(三)
被拋棄的五妹		湯森(三)
田被七老爺搶去了		趙定元(三)
父親的黑禮帽		呂儉材(三)
地震		趙雁翼(四)
游泳		協萊(四)
我放了一隻小鳥		文寶光(四)
瘡疾		袁志輝(四)
荒唐的經歷		黃步真(四)
土匪來啦		孫熙靖(五)

暴風雨	李接聲 (五)
我們又做了好朋友	劉鳴 (五)
助學運動在我們校中	張默 (五)
于老師的血臉	余樂年、毛 (五)
鎮公所的一夜	江鑑中 (六)
學校之四	大崑 (六)

繪明治楊

圖 插

這次突擊，顯見得敵人很慌張……	四
「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三
「哼，滾！小鬼！瞎了眼睛，」……	六
午後，媽從圩上回來……	二
我把老闆給我的錢交給了胡太太……	七
我纔看清了他的形態，長的頭……，異的衣服……	元
我更忍不住了，抽咽出了聲……	三
他還在問我招手……	四
「還不開口哪！讓我來喊口令，」……	五
「媽的，×鑑長……」……	六

我們還要回來的

潘 耀

這件事離現在已有六年了，然而在我的心中，依然是那麼清晰，好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是初春時節，微帶着寒意的春風，已經吹醒了郊外的草木。天空碧藍的，沒有一絲雲，好似靜靜的海洋。陽光照在曲折的小路上。我一面走，一面想昨天先生所教的那課文——「最後的一課」。那一天逼近一天的砲聲，使我想到我們一轉眼就要和那批法國小學生一樣了。學校裏一切都亂糟糟的，預感到災難要到了。禮堂的牆上貼了大張佈告，說即日起暫時停課，本日八時在禮堂集合開話別會。我的心不覺像撕裂般的痛起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喃喃的說。回頭一看，在念佈告的幾十對眼睛都紅了。我認真的看着每一個人的臉孔，那麼可愛，那麼溫暖，可足別離就在眼前了。

八點鐘，開會的鈴子響了，大家靜靜的走入禮堂。我們變得像死人一樣，擔着很重的心事，一聲不響，平時喧鬧一點兒都沒有了。戰爭使大家改變得那麼快。

一會兒，校長和各位先生都來了。校長低着頭，用慈愛的眼光看着我們，好像要把我們的相貌永久記着一般。平時臉上沒有什麼表情的廖先生，今天也眼眶裏充滿了淚水。校長說：「孩子們！別忘記你們的學校！別忘記你們的老師！我們一定要回來！你們也一定要回來！答應我，孩子們。」我差不多要哭了，望望全班的同學，大家的臉似乎都給悲憤的火燒紅了。

散會後，我懷着一顆留戀的心走出了學校。學校顯得格外的靜。這間學校已經活了很久了，當她還叫「崇雅學校」的時候，爸爸便在那裏讀過三字經，哥哥也是在這裏畢業的。我這個學期就要畢業了。爸爸答應在畢業的

時候送一輛腳踏車，然而現在……

街上聽得很。到處都是雞和狗的叫聲，小孩子的哭聲，關門開門聲，腳步聲，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好似波濤

一樣。人們好似潮水樣的向南門湧過去。一隊自衛隊從哥哥讀書的那個中學校開出來。哥哥排在第五，手裏托着步槍，沈靜地走着，他臉上沒有笑，也沒有哭，頭髮覆着前額，那神情就像平時去學校一樣。我想哥哥或許永遠不會回來了，我想拉住他。我記起一句話：「他走向死亡，好似去做一件平常的工作。」

中學校門口站着一羣女學生，和哥哥很好的彬霞也在內，她正用手帕在揩眼淚，我怯怯地走到她面前，叫了她一聲。

「文耀，」她痛苦地說：「你哥哥走了。」

「是的，我剛才看見他。」我說。

她無言地牽着我的手，慢慢地隨我回家去，一路上我聽到她低低地在抽泣。

到了家中，媽媽已經收拾好了。妹妹抱着小弟弟。彬霞的家因為離這個小城很遠，所以也留下來，明天和我們一道走。

我想，或者還有一些東西須要帶走的，就上樓走到我和哥哥的臥室去，書架和寫字檯依舊擺在原来的地方，哥哥的像片擺在桌上，今年他就要讀完初中了。他最喜歡物理化學和數學，他常常說希望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我們從學校回來，吃過晚飯，在暗淡的煤油燈下溫習功課，他便說：「到那個時候，我便在河邊築一所利用水力的電燈廠。那麼天雖暗了，這小城仍舊滿是光亮，打開這個窗子，我就看到那些我自己製造的光明。」然而，這個連和人吵嘴都沒有過的人，今天爲了保衛他的夢想所寄托的這個城鎮而參加戰爭了！

我打開了窗子，這個小城鎮依然靜靜地睡着，淡水河還是跟平常一樣的在流，赭色的帆船滿載了逃難的人走向遙遠地方。陽光在水面閃耀着。明天是星期日，若不是戰爭，我又可以坐在河邊，垂楊下面去釣魚了。

最北邊是那露着灰色圍牆的學校。國旗還在蔚藍的晴空飄揚着。近郊是一片綠色的草原，那灰色的小墩是一些小山嶺。哥哥的自衛隊正在那邊作戰，敵人的野砲不時轟起一堆堆的煙烟，機關槍聲都隱約可以聽到了。

暮色漸漸從四面合攏來，我依戀地關了窗門，走下樓去吃飯，昏黃的燈火悒悒地照着四壁，爸爸坐在上手椅子上一聲不響，空氣好似重擔一般，壓得我透不過氣來。隔不了多久，大家便要離開這間熟悉的小屋子了。

槍砲聲越來越近了。砲已經能夠打到城裏來。窗外面時時出現一些閃電般的火光，接着轟隆一聲，又不知哪裏被擊中了。

「走吧！」爸爸說。「這裏太危險了。」妹妹開了門，大家靜靜地走出去；門外有些冷，我不禁頻頻回轉頭去看這間小屋子。我們幾兄弟姊妹，在這裏出生的，花園裏那棵亭亭直立的梨樹，一陣風來它便發出微弱的歡

息，它是我出生那年爸爸和哥哥兩人種的，現在正開着滿樹的白花，夏天便會結滿樹梨子了。滿天是星，沒有月亮。我們一個跟着一個的走，誰都不出一聲。炒豆般的槍聲，在市郊響着。一些人影還在起了火的街道上蠕動。我們便這樣離開了家。然而我們並不悲觀，我們還要回來的！

第一次和鬼子作戰

徐慎之

三十四年春天，敵寇第四次犯湘，家鄉淪陷了。我參加別動軍第四縱隊工作，深入敵後，時常在長沙，貴陽，沅江等地與小股敵人接觸。後面是我第一次跟鬼子作戰的紀實。

還是半夜裏。我們因為白天的勞頓，大家都睡得很熟。忽然老徐把我推醒了；告訴我，我們左近發現了敵人。這好像是一服興奮劑，把我睡意消滅得無影無蹤。我很快的爬了起來，披上衣服，束好子彈帶，拿起我的自動步槍，隨着老徐急忙向外跑。

天上全是雲，沒有一顆星子。夜風吹拂着禾葉，瑟瑟作響。我們的隊伍已經整理好了，黑壓壓的一片站在草坪裏，大家都靜靜地聽大隊長訓話。

大隊長壓低了嗓子；咬出一個個強有力的字音：「……今天我們發刊市了，剛才有情報來說：在我們左近兩里路的朱良橋，拂曉時有一隊敵人會經過那兒，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希望各位好好的幹一下。……」大隊長說



完了話，隊伍就開始出發。第一中隊走在前頭，跟着是第二中隊，我們第三中隊走在最後。我懷着緊張的心情，緊緊的跟着老徐。

夜靜得可怕，只有我們這羣人的沙沙的脚步聲，和槍跟彈夾撞擊的聲音。間或也有幾隻野狗被我們驚動了，慌張地叫了起來，衝破這沈靜的寒夜。

夜風吹得很大，我有點戰慄，也有點心慌。因為這還是我第一次出征呢。老徐倒很自在，他用一個竹管套上香煙在吸，間或也回過頭來望我一眼。走黑路我最不慣，尤其是在這凸凹不平的田徑間穿過。我只得全神貫注的緊跟着他；有兩次幾乎跌倒了，全靠老徐扶住我。

朱良橋到了，前面的隊伍已經散開，分隊長叫我們這分隊埋伏在一個離大路很近的坎堆裏。我茫茫的隨着老徐，跳進一個大坎堆旁的淺溝裏，兩個人就靠着石碑躺着。老徐又拿出香煙來抽，槍也仍舊掛在肩膀上。我緊緊地握着我的槍，眼睜睜望着前方，心中忐忑個不停，說不出是興奮，還是害怕。

時間一秒秒過去，我們靜靜地只等候敵人來臨。遠遠有馬蹄聲在石子路上得的響。老徐機警的熄滅了正在吸的煙，從背上拿下槍來，檢查過了彈夾，把保險鈕打開，他關照我同樣準備着。

馬蹄聲漸漸近了，隨着一大羣黑影漸漸逼近來。天哪！這時我真不知所措了，周身像火一樣燒着，心臟跳得差不多要衝出口來，拿槍的手也有點抖了，雖然我努力想鎮定，然而手卻老是抖戰個不休。老徐大約也看出我這情形了，他沒有做聲，只輕輕的用他的大手撫摸着我的，並且把身子移得更靠近我些。我陷在極度的恐怖裏。

黑影更逼近了，一部分在我面前經過，我可以一個個的數清他們。我把槍握得更緊。

「砰！」突然一聲槍聲，打破了這緊張的空氣。「砰！砰！……」接着我們幾十條槍一齊都響了。老徐的衝鋒機槍吐着長長的火舌在掃射敵人。我也把自動步槍瞄準着拚命的放。眼看着敵人一個個的倒下去……馬嘶聲，鬼子驚慌的亂叫聲，槍聲，喊殺聲，震盪了這草原。

這次突擊，顯見得敵人很慌張。他們很少有人開槍回擊，儘都只四處亂躲。

離坎地不遠的一個拿輕機槍的鬼子，他憑着一株大樹的掩護，想截住我們的追擊。我們的火力也實在猛，他架輕機槍怎能敵得過我們呢？他掉轉身子想乘機逃走，在這刻不容緩的當兒，老徐瘋狂似的跳起來，很快就趕上了他，「砰！」鬼子應聲倒了。他順手撈回了那挺輕機槍。

「老弟，請你暫時替我看守一下，我去殺幾個鬼子再來。」他把輕機槍交給我。

我真高興，先前的恐怖完全忘了。想不到這一羣平時像野獸般的東西竟這樣容易收拾。

「我同你一起去！老徐，現在我不怕了。」我要求老徐帶我去多殺幾個鬼子。

「不！老弟，你不能去，外面危險呢！」他匆匆地跑上前去，消失在彈雨之中。

我守着這坎地，守着老徐獲來的戰利品。槍聲漸漸的稀了，也漸漸的遠了，忠勇的同志正在追殺殘餘的鬼子——我默祝他們平安歸來。

天邊現出了一片曙光，太陽慢慢從東方爬上來，照着這滿堆着鬼子的死骸和器械的草原，也照着我們這羣勝利的武士。這次我們真發了利市，一共擄了兩挺輕機槍，二十多支步槍，在鬼子身上，我們更得了不少的東西。下午，大隊長發給了老徐三千塊錢的賞金，他把一千塊錢分給了我，還送我一把手鬼子佩的小刺刀——說是給我做這次打鬼子的紀念。

老義的死

李維熊

民國三十三年秋天，敵人由湖南侵入廣西邊境的富川縣麥嶺地方。因為當時有鄉保衛隊的阻擋，他們不得不在麥嶺街這小市鎮上駐紮下來。敵人在市鎮上燒殺搶劫，無所不為，後來又像虎列拉似的蔓延到各鄰村去。

我家距麥嶺十五里，為了安全起見，早就聚集了十餘家人，找了半山腰裏的一個岩洞作為暫時避難的處所。把我們所有的家具行李等搬了進去。岩洞兩旁各有一塊大岩石，周圍密生着刺蓬和野草，前面是個廣闊的叢林。岩洞裏面分內外兩層，倒很寬廣平坦，還有活流着的溪水，不過很黑暗，僅僅有一點微光從洞口射進來。

才搬進岩洞去的幾天，大家覺得生活頗安逸，但是太枯燥無聊。因為我們進去後，就把洞口用石頭封起來了，只能從一個小孔裏望見前面的樹林。這小孔也是我們輪流看守的唯一的門戶。岩洞裏空氣不大流通，煮飯的煤烟把洞裏弄得烏烟瘴氣的。

外面的風聲一天天的緊張了。一天早晨，我們都在吃早飯，正輪着老義看守洞口，忽然他回轉頭來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敵人來搜岩洞了，快點呀！你們看，那些都是！」

這一聲叫，使岩洞中的人都嚇了一跳，一個個慌得手忙腳亂，爭先恐後的到洞口去張望，果然有十來個穿黃色軍服，戴草綠色鋼盔的敵人，正從那樹林裏走過來。他們都背着步槍，槍上插着雪亮的刺刀。還有一個背着一挺機關槍跟在後面，非常威風的樣子。大家都在打着抖。一些婦女下意識的啼哭起來了。

「各位！來動手吧！把武器準備好！」老義一個人似乎很起勁。他一邊發着命令，一邊揮動着手裏那支黑漆漆的土槍。大家於是都佈置起來，監視着敵人的行動。

敵人坐落下面休息。忽然其中一個高高的脖子站了起來，喊道「烏拉！烏拉！」接着朝上架起機關槍，「噠！噠！噠！噠！」掃上一排槍。老義也就「轟」的還了一槍。只見敵人立刻分散了，像耗子似的躲在岩石背後去

了。雙方就開始互相轟擊，形成正式的戰爭了。

約莫過了十五分鐘，槍聲漸漸的由稀疏而停止了。我們驚異的監視着敵方，忽然看見一個滿臉密生着黑鬚鬚的胖子，一手持着支黑得發亮的手槍，爬上岩石來。大家吃驚的叫了起來：「不好了！有一個已經上來了！快描準，放……」說時遲，那時快，「轟」的一聲，「打中了！」老義叫着。的確，只聽見「撲通」一聲，那個敵人向後倒在刺蓬上了，殷紅的血把野草都染紅了。手槍却留在那岩石上。老義「噓噓」的吹着口哨，表示他的勇敢，一會兒又叫道，「殺得好！殺得好！我們該去把那槍和首級取上來。」

好像大家都不願意出去冒這個險，同時那屍體在刺蓬上，被風吹得一擺一擺的，好像還活着，所以大家有點害怕。

「嘿！你們真沒膽量，人已經打死了，還怕什麼？不取他的槍和首級，那不是白打嗎？來！跟我一齊下去！我走在前頭，怕什麼鳥！」他的話增加了大家的勇氣，趁着那股熱情。大家把洞口的石塊拆了幾塊，走出去了。把手槍和首級取了上來之後，大家重新把洞口封好，又把首級用竹竿掛在洞外面。敵人看了憤恨極了，槍打得格外猛烈，還拋手榴彈上來。手榴彈打在岩石上，火星迸射，彷彿暴風雨中的霹靂一樣，一會兒塵埃四起，黑烟佈滿了全山，連封得牢牢的洞門也動搖起來了。這樣大的火力，足足連續攻擊了一小時之久。

槍聲終於停止了，等了十分鐘，老義全神貫注地彎着背，斜着頭往下看，自言自語的：「鬼子都走了嗎，為什麼一個不見？」忽然「撲」的一聲，老義跌倒了，一動不動。「怎的這等快樂，老義？」大家還以為他在開玩笑哩，他卻倒在地上一聲不響，大家發現鮮血從他的腦部在流出來，才大驚失色的說：「怎麼樣了？快扶他起來！」可是他已經沒有氣了。

這不幸的消息傳進了洞的後層，他的妻子和兒子女兒三個出來抱頭大哭。別人也都流起淚來。老義的鼻樑間中了一彈。岩洞中立刻充滿了悲慘的聲音。並且各人還憂慮着將來臨的慘禍，大家哭哭啼啼的圍成一團。

「我們逃走啦！不然將來恐怕全部被殺的，快……走啦……」幾個婦人戰戰慄慄的說。

「不得了！一開門，不是更危險？那……」有的談論着。

「這樣是不行的，你看日本鬼子從一個小小孔裏也可以打死人，依我說還是走的比較安全，否則將來……」我母親也很慌張的說。

岩洞內的秩序快不能維持了，有的要走，有的要守，議論紛紛。於是大家開會議來解決，結果決定還是大家一同守下去，我伯伯向大家說：

「各人靜靜的聽着，我們還是守下去，一律不准逃走，大家試想想看，縱使我們平安的走了出去，但是我們的家具行李是否能搬走？所以各人不要心慌，應該拿出我們的勇氣來和敵人對抗！」他的話深深感動了全體。幾十雙眼睛裏，都放出炯炯的光輝。

「我們一同守住吧！」

「我們要團結一致，各自要謹慎些，用不着怕的！」

這一片呼喚聲，把整個岩洞裏的空氣重又溫暖起來。婦人們陸續安靜地走入後層，男子們也勇敢地再向岩下的敵人轟擊。

一時疎一時密的槍聲經過了一夜晚。第二天早晨，槍聲住了。我們向下看時，敵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蹤了。原來他們因為毫無進展，只得退走了。於是我們打開洞門，搬到另外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家鄉的浩劫

葉蔚天

雖然還是秋天，天氣已經很冷了。一老早，爸爸媽媽和我都起了牀，早餐的問題就在心頭打轉。稻米都被兇狠的偽軍搜掠光了，想買也買不到……

卜卜卜……碎……一陣子機槍聲，步槍聲，嚇得我們把早餐的憂愁忘得一乾二淨。爸爸急忙把大門關住了，加上一條木欄。